

雨后月儿圆

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桃妹儿·····	克 非 (1)
把酒论英雄·····	林文询 (23)
雨后月儿圆·····	贺星寒 (46)
立夏小满·····	李一清 (62)
花 市·····	贾大山 (84)
存 钱·····	矫 健 (92)
我们碰到了她·····	姚远牧 (113)
万元户·····	陆文夫 (129)
东湖洼之晨·····	张秋华 (160)
根·····	董川风 (183)

桃 妹 儿

克 非

这个妹仔，任何人见了，都会注目。因为，她实在长得漂亮。漂亮到了什么程度，很难具体形容。村里人，大多按自己的角度，自己的感受，去评论。老太婆们说她象观音，大嫂子们说她象朵鲜花；年轻人说她象报上评选出的某位最佳演员；小学的一位男教师，干脆说她是一首诗，一首优美含蓄的抒情诗。在这横顺几里宽的丁家桥坝上，她成了女性美的标准。平常，人们摆龙门阵，提到某地某村姑娘模样儿好、长相佳时，不知究里的人，往往会问：“比得上我们坝子的这妹儿不？”

近两年，丁家桥的人，开始富裕起来。加上认识上的变化，青年人，特别是女娃子们，越来越喜欢打扮自己。连出门做活路，也穿得花花绿绿。涤纶、快巴、尼龙之类的衣料，不久以前，庄稼人连听也没听说过，现今不少姑娘、小伙子，却穿在了身上。往往里外都是，上下一律。更有甚者，在公社砖瓦窑当过两年杂工的几个女娃娃、小嫂子，竟

然拣城里人模样，烫起鬻鬻脑壳；脸上还抹雪花膏，粉漉漉，香扑扑。只有她，仍是原先的老样儿：两条不长不短、不粗不细的发辫，橡筋捆扎，随意贴在脑后；春天，一套蓝布列宁服；夏天，一件细花点子的女式衬衫；秋天，一件浅褐色灯芯绒外套；冬天，一领哥哥穿过的大翻领短薄袄，碰上做活路，就脱去，只穿一件旧了的棉绒衫；脚下，多数时候，都是黑色平底方口带绊的布鞋。夏天则穿平底塑料凉鞋。近一年多，平底鞋很难买到，她便请嫂嫂做。但只能解决布鞋，做不起塑料凉鞋。夏季，碰上雨天，要出门，她只好打光脚板。比起人家来，实在土气。可也正是这个土，她越发显得与众不同，越发显得漂亮了。镇上赶场，她一上街，无论走到哪儿，总有不少眼睛圈圈落到她身上。

她名叫桃香，姓丁。爹妈叫她桃子，亲戚长辈叫她桃桃。坝上更多的人，则亲切地叫她桃妹儿；连年纪比她小的伙伴，也如此叫。仿佛这拼成两音的三个字，是她正式名字。

桃妹儿，现年二十有五。依乡间风习而论，要算老姑娘了。可还没放入户。

名堂在哪里喃？

政治条件差，人家嫌弃？不！这方面，桃妹儿顶过得硬。不讲她丁家上几代都是受人剥削的贫佃户，也不讲她父亲、母亲、哥哥、嫂嫂全是共产党

员，先先后后执掌过大队、生产队的政权。单讲桃妹自己吧，十五入团，十八入党；初中毕业回乡起，便担任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，直到眼前，党内也有职务，支部的宣传委员兼青年委员；作风正派，思想先进，肯吃苦，肯带头。十多年来，名字上过二三十次红榜；得的奖状，贴满她睡屋的半边壁头。这样的姑娘，选拔到一级保密单位去作机要收发员也够格，哪能说政治条件差？

那么，她脾气躁辣古怪，没人敢要？更不！论到脾气性格，桃妹儿可够打一百分。她懂礼，明事，温和，沉静，很能宽厚待人，又有头脑，有见识。丁家桥的庄稼人，没有一个不喜欢她，不敬重她。偶尔，某家女娃子，要到啥地方玩耍，办事，看电影，或参加啥活动，爹妈不放心，下令：“不许乱跑！”只要姑娘说声：“有桃妹儿一路哩！”爹妈便不再阻拦。仿佛有她，逢凶可以化吉，遇难能够呈祥。有时，当老人的，教育起家中的青年人，也爱以她为榜样：“看，你看！人家桃妹儿，是你这样儿的么？为啥不跟着多学学啊！”

如此好的一个人，事情为何老悬起？是不是她眼睛高，爱挑，以致东不成，西不就？也不，也不！

话，应该分成两半截来说。

桃妹儿是有志向的姑娘。前些年，她怕一恋爱，

一结婚，随之而来家务事、生孩子、作母亲，消磨意志，影响自己进步。这方面，长一辈的，同一辈的，教训不少。姑娘见得多：原先象只虎，象只凤，一到那田地，便变成趴窝的母鸡，守着灶洞的懒猫。她鄙视那样的生活，怕步那样的后尘。想，自己反正还年轻，等等看，把准了再慢慢考虑，也不迟。这是一层。

二一层，那时，党组织已经向青年们提出晚婚的号召；公社党委、团委、报纸也一再告诫年轻人，不要急于恋爱，而应该趁大好年华多学习，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、劳动上、工作上。她心头非常拥护。何况以她所处的地位，自当带头做楷模；身教重于言教，倘不，她怎么去教育本支部的团员和广大青年？

三一层，那阵子，时不时有些“推荐”，回乡知青和下乡知青一体对待。机缘来了，填张表格，立马进城上大学，当工人。草履换皮鞋，诱惑力何等巨大！桃妹儿不是圣贤，当然也渴望那样的幸运降临到自己头上。好运道，从来不薄待她。先后有三次，她都要如愿以偿了，但又被她自己推开。头一回，她主动让给了一个下乡五年而仍然无希望回城的女知青；二一回，也是一位迟迟不能走掉的下乡知青，见她领到表格，上门求她，她给了他；第三回，有人讲闲话，说公社党委办事不公，尽照顾

干部。她怕公社几位书记被动，跑去要求将她名字勾销，改成别人。她仍然耐心等待。她明白，论条件，在丁家桥，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同她抗衡。深信，那种时刻，必有一天到来。她更无意考虑终身大事。从姑娘变成小媳妇，你再行，再了不起，招收单位也不要了。不是歧视，是政策。

但是，忽然一下，啥都改变了！上大学么？要考试，凭分数。她依仗的东西，都变成极为次要之物。她受到很大震动，迷糊好长一段时间。心想，权宜之计罢。中国的事，一场风一场雨，风风雨雨，有哪一样能长久？象转圈子，转来转去，最终还得转回原处。即便不转回，念不成书，也没关系；机会合适，进厂当工人吧，这，你总不会出题叫人答卷子。

她继续等待。谁知，一月复一月，一年复一年，事情完全没影儿。后来，逐渐得知，国家不再在农村招工了。没见正式文件，事实却是这样。城市待业人员多，要解决那一头。

她这才有些着慌。越着慌，越想走。父母、亲戚、女伴也替她惋惜，说她：“硬是‘瓜’得不醒喽！原先讲啥风格！”

“人，总不能光为自己哪！”

她理直气壮回答，心头却不免有些懊悔。久之，竟象吃了一瓣刚从地里挖出的紫皮生蒜，连心子尖

尖都辣痛了！

年龄不允许再拖，脱“农”皮，又无望。近年把，她才掉过眼睛来盯着自身。可是，熟悉的年纪相当的男青年，多数先先后后成了家，能供挑选的，大大稀少，范围狭窄了。如同半下午的水果摊，只剩下些落脚巴儿，见了叫人皱眉毛。

这还在其次，更难办的是，农村一实行责任制，人们的观念变化了，社会的风尚变化了。男娃子一说找对象，首先就问：

“这姑娘能不能干？”

“贤不贤惠？”

“勤快么？”

“做家务事咋个样？”

归总一句，过日子的本领，高不高。

偏偏，桃妹儿在这方面，比较弱。有些项目，还相当差。过去，社会活动太多，她没时间、没精力去学，也没兴趣留心。许多东西，跟她的观念对不上号。村里一位从前教过几天私塾的老汉说：

“牛耕田，犬守屋，各有其事。这妹儿，习的是另外一行。”加之，家里有母亲，有嫂嫂，一切应该做的事，全做完了，她想插手也插不下。

桃妹儿很反感。她认为，这种颠倒，这种变化，实质是封建思想的复活和抬头。提亲者，凡露出打听这方面的意图，她都毫不客气地一律拒绝。

要不，便故意反过去，用高标准挑男方的政治表现、思想表现。

桃妹儿觉得，她是在同世俗流弊战斗，在为妇女界争气，在捍卫可贵的原则。

这样，日月越发耽搁下来。

自然，她心头是着急的。邻村石河湾，有两个小伙子，过去追过她，人长得不错，恰好终身大事，也同她一样，仍在未定之天。她想，何不就在他俩当中挑一个呢？二姨妈不晓得从哪点瞅出了侄女儿的心思，主动前去奔走。她满怀喜悦，等候佳音。殊不知，久无信息。后来转辗得知，两个男娃子都打拗卦。其中一个名叫朱心宏的，还出言无状，说：“丁家妹儿好是好，百里挑一，论人，没谈头。只是，我要的是个妻子，不想给自家屋里配个‘政治指导员’。那样，不光自己受不了，左邻右舍也会戒备三分。”她气得两天没吃饭，差点得上胃病，宣布：一辈子不再考虑个人问题。

这当然要不得。母亲忙了起来，暗地托媒人四处搜寻，物色；老一辈的亲戚女眷们，凡有活动能力的，也纷纷自动投入帮忙。零零碎碎的消息，一起接一起传进桃妹儿耳朵，弄得她心乱神摇，几乎夜夜做梦。梦境花花绿绿，古而怪之；有时她笑醒，有时又哭醒。上个月，公社放映队，一天夜晚到丁家桥放电影，放的是戏曲片，古代爱情故事。

她去看了。回家睡下，竟梦见她被人戴上凤冠，按进花轿，抬去跟一个年过五十的什么部长拜堂；她拚死反抗，醒来一身冷汗，闷闷怏怏了几天。丁家桥的桥头边，有一尊条石雕刻的“阿弥陀佛”，解放初期反封建那阵，叫放牛娃们拿石块敲打得面目全非。随后地表塌陷，倒卧烂泥，上长荒草，彻底被世界遗忘了。不料，去年春季，又大走红运，让人扶起，香火不息；娃病了，猪瘟了，鸡丢了，牛不吃草了，都有它的好处得。党支部批评教育几回，均不见应效。大队长找着桃妹儿：“咋个样？你们团支部拿个办法！”她想，说服不听，只有采取行动。约上几个团员，用牛纤绳套着，把那尊石雕像拉去丢在几丈远的废水渠里。没过多久，村里一些顽固的迷信鬼，又重新将它弄回原处，继续烧香，燃纸，进献刀头。她带人把它推倒，夜间，又有人去弄来竖起。如此，反复了几次，她意识到那样不行，只好作罢。半年以后，人们也不再理会那石匠鏊子加工出的东西，大概不灵。只有附近村庄的三两位老大娘，赶场路过时，偶尔在它光光的脑顶上搁一两粒廉价的水果糖，或在它脚下放个把既不堪吃、也卖不脱的寡鸡蛋。桃妹儿做那恶梦以后，不知怎么，忽然想到了它。一天夜里，全家进入睡乡后，她怀着严重的羞怯，跪在枕头上，朝着桥的方向，两手合十，对那佛教徒的神圣，暗

暗祈祷好大一阵。她不迷信，只切望求得心里的安慰。小时，她去外婆家，听外婆讲古，据说有几位古代小姐，就是这样做的，后来果然找到了如意人。

使她精神上负重的，不只个人问题，还有社会生活。以前，生活，多么火热，多么富有意义啊！开会，学习，办政治夜校，办科研小组，搞百花园，种高产试验田，培植青年林，组织业余剧团演出，给公社有线广播写稿，弄工作总结，做后进青年思想工作，批判资产阶级，斗歪风邪气，迎接上边来的各种检查团，外出参观取经，等等。作为团支书，作为党支部的宣传委员，这些事，都少不了她，有些项目，简直就是以她为主角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忙得长三只鼻孔都出不赢气。生活象绷紧的琴弦。人的心也象上紧了发条。她感到自豪，愉快，心头充实。常常明显地意识到，她的工作，她领导下的团支部的活动，是和我们整个国家、革命、无产阶级、人民联系在一起的，是在为改造自然、改造社会、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尽自己的责任。

“我们是世界的主人哪！”

“只有这样，青春才不虚度呢！”

好些回，半夜间，会议完了，她走出大队办公室，踏着月色回家，望望朦胧美丽的丁家桥的田畴，都情不自禁地这样想。

然而，曾几何时，啥都烟消殆尽。业余剧团撤了，科研小组散了，试验田不种了，百花园变成人家的包产地了；外出参观取经、为应付检查团全村总动员、开起会来听一两个人长篇大论的事，更不搞了。要搞也没人参加了。甚至团支部要开会、团小组要过团日，也不大把人叫得拢了。一切冷冷清清，清清冷冷。她象一名长久活动于舞台的著名演员，骤然被取消演出资格，感到说不出的寂寞，烦闷，无聊。

不仅如此。有次，她和人摆谈以往风光，正讲得起兴，一位老婆婆插话：“幸好，现时而今，不兴那些砍脑壳的鬼名堂喽！桃妹儿，再那样子，大家供不起你们啊！搬指拇儿算算吧，一年到头，去脱好多冤枉工分哟！”啥子话，“供不起”？“冤枉工分”？她很吃惊，更想不通：她和她领导的积极分子们，是白吃干饭的么？乱捡欺头的么？不过，回转想一想，搞了那么多年的科研小组，种植那么多年的百花园，办了那么多年的业余剧团和政治夜校，到底研究出什么成果呢？对生产上有过什么贡献呢？真正演出过什么节目呢？学到过什么有用的政治理论呢？误工补贴，年年记一大堆，成了人家说的“脱产干部”，一双手伸出来白嫩嫩的，找不到半个茧巴；村里早就有人骂：“啥子科研组？啥子剧团？分明二流子窝窝！”过去，她不

敢正视，现在，当然也不承认。但她觉着悲哀，大好年华，就那样付诸流水。

“桃妹儿，你去把他们组织起来！”

“桃妹儿，你带领他们去突击一下！”

“桃妹儿，你去做做他们的工作！”

“桃妹儿，你认真教育教育他们！”

她从小，即是说从当少先队中队长、红小兵勤务员起，直至后来长大成人，她经常听到这类的铺排，接到这类的任务。向她发指令的，先是老师、辅导员、班主任，后来是大队支部书记、公社团委副书记、公社党委书记、县委工作组，“他们”呢，不消说是群众，即学娃子和庄稼人。在群众面前，她几乎是天生的领导者、管理者；她生长的岁月，就是领导别人、管理别人、教育别人的岁月。这使她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别的一般的人，内心始终保持浓厚的优越感。社会舆论，一致把她视作本村本地革命青年的优秀代表。昨年以来，“优秀代表”，似乎移位。日常话题，涉及到年青一代，人们便讲皂槐树老院子的黄福娃如何，大槐槽的苗德新又如何，而不大说她了。她心头很不舒服，两个人有啥了不起，不过鬼板眼儿多，家庭副业搞得兴旺，会整钱，会攒钱罢了；思想呢，稀蒜！

世风一转，量人有新的尺子。桃妹儿尖锐地感觉到，在人们眼目中，她降格了，远不如以往那样

重要了。再下去，将会是个啥样的光景呢？她心头不禁发酸，发寒，发悚。甚至连一向被人看不起的麻二嫂，不久前，也敢因为桃妹儿家的鸡啄了她自留地的几株菜苗，竟然呼天喊地拿起响篙追到门上，借题发挥地骂她了。

啊！从前，从前，从前……

变化，不算怎么快。前后经历几年时间，才到今天这个样子。对于桃妹儿来说，却是太急躁了。进程中，每一小点，每一小步，每一环节，她都觉得太突然，太不可思议。有几次，她简直感到如同发生了九级地震，满怀惊恐，惶惑，忧虑。从小受的教育告诉她，那些原则，那些事物，那些观念，全是神圣的，不可更改的。如果改变，共和国的基础就会动摇，社会主义的列车，就将开上另外的轨道。

当然，这是讲她最初的思想状态和心理状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发现并无地震，其它堪忧的事，也没发生，她逐渐平静了，不再那么激动了。而且，对新变化中的一部分东西，她还慢慢看出它们的好处，打从心底承认起它们来。

可是，每当某项事情触发，她又常常这样默思：倘如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一切仍照原来样子，自己现在该在啥子地方？做着啥子呢？平时，碰上谁谈城市，谈工人生活，谈过去大学的工农兵学员，

特别是谈他们的恋爱、婚姻，她便怅然若失。是的，桃妹儿是失掉了，失掉得太多了！时间越久，她越感到痛切；对自己当初愚蠢的谦让，越是懊悔莫名。

她的性格，原本是内向的。即使在从前那种风云头上，她也经常保持温和娴雅；没有十分必要，从不高喉咙大嗓子说话。现在，这个特点，更显突出。包产到户，各人的事，各人晓得料理。她工作少，不大出门；出门也是到自家包产地，很难得去谁家串门；路头路尾碰上熟人，也极少停下相谈，点头招呼而已。实在，她和村里许多庄稼人之间，已逐渐没有多少共同语言，多少共同的情趣。她变得忧郁起来，表面上没啥，人还是那样个人，依旧如花似玉，一颦一笑，不乏青春活力。但内心，却常常有一种在她这样身份、这样地位、这样年纪，不应该有的孤独感。

不过，这仅只是事情的一面。有时，她倒是很活泼的，和村里几个跟她见解相同、心气相似的女青年会合一起，说笑，摆龙门阵，赶场，进馆子，到附近村庄看望以前的同班同学。往往，一玩一整天。

当然，在一起，也不光是玩，光是回忆过去。还发牢骚，慨叹世风，评论时弊，讥笑以前曾经跟她们一起、而今变成“财迷子”的人。话题相当广

泛。举凡城里的喇叭裤、港式服、交谊舞，乡下的敬菩萨、不孝父母、婚姻论财，以及听来的小偷、骗子、扒手、贪污分子、投机倒把分子的作案，都在她们的语言炮弹射击之中。最后结尾，总是一句：“唉！晓得现在是咋个搞起的啊？”实际，这个问号，她们心中，有自己的答案。

她们谈得最多的，自不待说，是农村责任制，特别是包产到户。因为，这是近年引起农村各项变化的根本性的东西。她和她们，是那样自相矛盾。一面承认它的好处；一面又老盯着它的不足，和实行过程中人为的毛病，有意无意夸大它的缺点。以致形成一种偏颇的心理：总爱把一些根本不沾边的事，比如计划生育中的超生、学龄儿童不上学、果园遭破坏、耕牛非正常性死亡、庄稼人之间吵架角逆，等，硬跟包产到户扯在一堆。说后者是因，前者是果，一个带来一串。镇上一个不知从哪儿归来探亲的人，讲“集体主义没有了，个人主义就乘虚而入”，“物质上丰收，思想上却大歉收”。传到乡下，她们便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；怀疑抛弃那么多，而获得一点点，是否应该，是否合算。

话虽如此，当看到部分庄稼人，为着某些项副业，三三两两联合起来的时候，她们心头也很热烘了一阵子。曾经邀约一起，以桃妹儿为头，打算和供销社或县外贸公司订合同，搞个刺绣组，不成；又

商量成立编草组，用嫩棕叶编草帽、玉米壳编手提包，依旧落空；又打主意联合养蚕，也没实现。最后，她们说：“我们才不向钱看呢！”

不过，她也碰到过使她心神振奋的事。大队党支部书记老了，要挑选接班人，很自然地选到她头上。因为，远在七八年前，她入党的时候，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，就对她作了这样的安排。她得到消息，欢喜了好几天。但随后下细一想，又觉索然无味。大队支书，以前倒是顶不错的，千多号庄稼人头上一片天，说啥算啥，一呼百应。可现在有什么？能做什么？生产各搞各，一家一个政府，命运由自己掌握，日子由自己铺排，谁还把你一个不脱产的大队领导人挂在眼角上哩！

公社为啥不来挑选？如果来，那还多少有点意思。几年前，公社团委书记就向她说过：“桃妹儿，你来唱这一角吧！我‘老’啦，要转业啦！”类似的话，公社妇联主任也说过的。虽是玩笑，却含着真意。他们自己，不也是从大队提拔上去的么？桃妹儿翘首等着。尽管，这比不上进大学念书，可也是美事儿：公社干部，也是吃公粮、拿工资的人哪！

两三年过去，公社过老的干部，有的退休，有的调走，陆续新进了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。团委书记、妇联主任亦换了人。但是，却没有她的份儿。